



貳、廟宇和社區歷史的發展和特性

車行自宜蘭市，沿新台九號線和鐵軌平行往羅東，跨過蘭陽溪，下蘭陽大橋後，轉進小市鎮，便到了二結。

三百年前的二結原為溪埔地，是噶瑪蘭人漁獵、游耕的區域，直到漢人開蘭拓殖，每攻占一地，便築設土圍或竹圍，防止番人侵擾，在圍的範圍底下又設有結，並以數目命名，好比五圍（即今宜蘭市）下有一結到七結。我們所知道的二結，便是當年西南東勢莊分到第二地段的結首，簡桃所擁有之地，至今簡姓在二結仍是大姓。

自清朝中葉到日據初期，二結的聚落發展已現

● 過橋之後便是二結，二結一向是蘭陽平原的交通要點。





雛形。大正四年（民國四年），日本為對台灣進行農業經濟的殖民掠奪的情形下，二結糖廠設立，標示著日本獨占資本支配的現代機械化大規模製糖體系進駐二結，但並未改變原有的台灣傳統主佃體制。大正八年（民國八年）設立二結紙廠，更確立機械化大規模生產體制來到，鄰近一帶老百姓湧入工廠謀職，使二結當地的小型商業得以繁榮，從事非農業人口增多。

祭祀圈傳統與地方社群意識

光復後，二結地區改制為西河、舊街、學進、雙結、復興五村，到民國六十七年又進行村里合併，西河、舊街合為鎮安村，學進、雙結併成二結村，復興村則與原屬頂三結庄的三結村合併為三興村。我們談到二結，是包括鎮安村、二結村、和原先復興村的範圍，如此說來已讓人有些混淆，簡單點講，二結即等同於鎮安宮的祭祀圈大小。因為三結村雖與復興村合併，但三結村本身卻有其祭祀廟宇，不屬同一祭祀文化，而發生行政區域與祭祀圈不全然相同的情況。

這麼一來，必須提起此一概念的關鍵——王公廟（即鎮安宮）。

清乾隆五十一年（西元一七八六年民國前一二六年），閩省漳浦縣湖西坑的先民廖地，迎古公三王神像一軀（即今正殿的老三王）來台至二結，為居家守護神。鄰近居民





逢有兇難困厄，時時前往祝禱，祈願庇祐，之後當地民眾以搭蓋茅屋為廟祭祀。隨著地方產業、交通發展，廟的樣式日益改建完備，直到民國十八年由二結士紳富商倡議改建，選用堅韌耐久的建材，召集噶瑪蘭第二代匠師們依傳統古制精心雕鑿，於民國二十一年竣工，也就是今日鎮安宮大致上初始樣貌。

過去二結是蘭陽平原的中心，也是溪南溪北的渡河口站，以前從宜蘭經過蘭陽到羅東做生意，都要在二結渡河，過河後都會到王公廟祈求保佑，所以王公廟香火鼎盛。而且王公廟與其他廟宇的祭祀架構不同，早期農業社會缺乏醫生，相傳大王公就是醫生的化身；以前農家要飼養雞、鴨，要請地理師來看風水，二王公就是地理師；而三王公是道士，抓妖除魔最厲害，所以王公廟成為早期農業社會小老百姓依託的實質意義。

● 平移前的舊廟。





今日自王公廟延伸出去，還保有許多對二結人充滿生活意義的場所，有迄今七十九年的文據點學進國小、昔年因糖業商業鼎盛而繁忙的二結火車站、仍遺留日式建築風格的快安診所、農業時期影響甚深的二結圳、煙囪聳立的紙廠、日據時期用來秤甘蔗的磅仔頭……二結的風情逐步於人們腦海中形成。如今隨農業經濟沒落、紙廠優勢不再，大部份二結人多從事工商服務業；廟宇也隨著地方發展逐年修繕，到八〇年代成立「鎮安廟管理委員會」組織，定期改選推薦管理委員，肩負廟宇的各項事務。

正因長久以來王公廟的重要地位，每每遇上慶典祭祀活動時，家家戶戶無不熱衷參與，衍生祭典工作的分派編組，進而讓人們發生互動，形成社群的意識，也就確定以王

● 晚會活動，圖為時任文建會副主委的陳其南先生。



公廟為中心的祭祀圈。比方現今仍是最盛大的祭典中元普渡和王公生，均存有輪值分組的行為，中元普渡由五個村子每年輪接主普、負責辦理；王公生則由三村平分抬神轎工作，並每年輪抬最具意義的「老三王公」神轎和煮平安粥，而眾人在祭典時須出資分擔祭儀牲品，王公生時家家準備豐盛席宴招待親友。

以此觀之，理解二結地區的生活型態及人際網絡，單由行政劃分的區域認定，顯有不足。百年老廟連繫出的祭祀圈的概念，充滿著台灣民間信仰的豐富生活內容，祭祀圈在二結人心中，是再平常不過的了。因此，我們看待這個社區的未來或「總體營造」的可能性時，實有必要以此為切入點。

代代傳承，悠揚北管

另一個因歷史累積形成的地方文化是北管曲藝。

綜觀上述，二結緣於歷史形成的祭祀圈與北管文化，將是本身謀求發展、或政府推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時，應納入考量的因素。以政府曾引進日本「產業文化化、文化產業化」而言，也許現在可以推動北管文化，舉辦社區文化節，主題可以是北管之美，將北管推動成文化產業。有一些師傅會做北管的樂器，也會做一些工藝品，在以後社區的活動空間可以來販賣，並加強北管的音樂教育，或再與蘭陽戲劇團合作推廣，以後每年





辦文化節，可以吸引很多的觀光客，以文化的關係來推動產業。另外在產業文化化方面，或許二結沒有像三星有蔥蒜節、玉田有菜脯、白米有木屐，二結以前有糖廠、紙廠，因此如何提高紙的附加價值是一個方向，如紙黏土等，賦予紙另一種生命，將文化與紙業相結合。

但實際上二結並沒有真正的主要產業，也非像農村因年輕人出外工作而日漸萎縮凋零；地理位置上二結是蘭陽的中心點，居民們大多從事工商業。因而對產業的思考在於「當地是文化的創新而不是振興，現在是要如何注入一些文化的內涵。」這就是為何社區會想出，利用此次遷移廟宇的機會，找傳統建築薪傳獎得主陳合元老先生來技術指導，希望培養出承接傳統

● 二結福蘭社的北管演奏。





藝術的建築匠師，辦理建築研習營，學習以前建築的口訣、技術，以後不論是新、舊廟，都能自己來修，甚至以後有人要修廟，也不愁技術支援與顧問。

透過王公廟重建，二結人引出營造一個社區的「埕」、再現傳統的社區生活館的理念的共識，這樣轉變的經過除了是一次社區同廟宇文化共生的契機，更能符合二結歷史發展的意義，進而讓傳統民俗文化於工商市鎮中再現活力。

● 廟前廣場。





● 廟埕成為現今推動
社區工作的最佳場
所。

